

★百年侦探推理小说经典

被译为57种文字风靡世界★

原始插图·全译本

SHERLOCK HOLMES

阿瑟·柯南道尔◎著 贺天同◎等译

THE COMPLETE SHERLOCK HOLMES
世界不朽名著经典

福尔摩斯探案 大

惊险的场景,生动的故事,跌宕起伏的情节,扣人心弦的悬念

本书界定了犯罪小说作家处理侦探小说的方式

这本书,你一辈子总要读它一遍

中册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目 录

序一.....	001
序二 止 庵.....	005

血字的研究 (1887)

第一部 原陆军军医部 医学博士约翰·H·华生回忆录

第一章 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	011
第二章 演绎法.....	017
第三章 罗里斯顿花园街奇案.....	024
第四章 约翰·兰斯的陈述.....	032
第五章 广告招致访客.....	037
第六章 托比亚斯·格雷格森卖弄身手.....	042
第七章 黑暗中的光明.....	049

第二部 圣徒的家园

第一章 大荒原上.....	055
第二章 犹他之花.....	062
第三章 约翰·费里尔与先知交谈.....	067
第四章 逃 生.....	071
第五章 复仇天使.....	077
第六章 约翰·华生医生回忆录续篇.....	083

第七章 尾 声.....	091
--------------	-----

四签名 (1890)

第一章 演绎法.....	097
第二章 陈述案情.....	102
第三章 寻求解决.....	106
第四章 秃头的故事.....	109
第五章 樱塘别墅惨案.....	115
第六章 福尔摩斯做出推断.....	120
第七章 木桶的插曲.....	126
第八章 贝克街小分队.....	133
第九章 线索的中断.....	139
第十章 凶手的下场.....	146
第十一章 大宗阿格拉财宝.....	151
第十二章 乔纳森·斯茂传奇.....	155



002

奇案记 (1891—1892)

波希米亚丑闻奇案.....	173
红发会奇案.....	192
分身奇案.....	210
波斯库姆溪谷奇案.....	223
五个橘核奇案.....	243
歪唇男人奇案.....	257
蓝宝石奇案.....	275
斑斓带奇案.....	291
工程师大拇指奇案.....	311
贵族单身汉奇案.....	326
绿玉皇冠奇案.....	343
铜山毛榉奇案.....	360

奇案记 (1892—1893)

银色马奇案.....	381
硬纸盒奇案.....	399
黄脸奇案.....	414
证券经纪人的职员奇案.....	428
格洛里亚·斯科特号奇案.....	442
马斯格雷夫仪式书奇案.....	457
赖盖特奇案.....	471
驼背人奇案.....	486
住院病人奇案.....	499
希腊译员奇案.....	512
海军协定奇案（上）.....	526
海军协定奇案（下）.....	541
最后决战奇案.....	553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

第一章 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	569
第二章 巴斯克维尔的咒语.....	574
第三章 悬 疑.....	581
第四章 亨利·巴斯克维尔爵士.....	588
第五章 三条中断的线索.....	597
第六章 巴斯克维尔庄园.....	606
第七章 斯达普莱顿的家：梅里皮特别墅.....	613
第八章 华生医生的第一份报告.....	623
第九章 华生医生的第二份报告.....	629
第十章 华生医生日记摘录.....	643
第十一章 山岩上的男人.....	651
第十二章 命丧荒野.....	660
第十三章 收 网.....	671

第十四章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	679
第十五章 案情回顾.....	688

福尔摩斯复出 (1903—1904)

空屋奇案.....	697
诺伍德建筑商奇案.....	711
舞人图奇案.....	728
孤身骑车人奇案.....	746
修道院公学奇案.....	761
黑彼得奇案.....	784
米尔沃顿奇案.....	800
六座拿破仑半身像奇案.....	812
三个大学生奇案.....	827
金边夹鼻眼镜奇案.....	841
橄榄球中后卫失踪奇案.....	858
格兰奇庄园奇案.....	875
第二块血迹奇案.....	895

福尔摩斯回忆录 (1908—1913)

约翰·司科特·埃科尔斯先生的奇遇.....	917
圣佩德罗之虎.....	928
布鲁斯·帕廷顿计划奇案.....	941
魔鬼的脚跟奇案.....	963
红圈会奇案.....	982
弗朗西丝·卡尔法克斯女士失踪案.....	999
濒危的侦探奇案.....	1015



恐怖谷 (1914—1915)

第一部分 比尔斯通惨剧

第一章 警告.....	1034
第二章 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的论述.....	1041
第三章 比尔斯通惨剧.....	1047
第四章 黑暗.....	1053
第五章 剧中人物.....	1062
第六章 黎明的曙光.....	1071
第七章 谜底.....	1080
第八章 谜底(续).....	1084

第二部分 死酷党人

第一章 有这么个人.....	1092
第二章 帮主.....	1099
第三章 弗米萨第341分会.....	1111
第四章 恐怖谷.....	1122
第五章 最黑暗的时刻.....	1129
第六章 危险.....	1138
第七章 诱捕伯迪·爱德华兹.....	1145
尾声.....	1152

他的最后致意 (1917年)

夏洛克·福尔摩斯情报战.....	1157
------------------	------

福尔摩斯案例选辑 (1921~1927年)

王冠宝石奇案.....	1173
雷神桥奇案(上).....	1188
雷神桥奇案(下).....	1201
爬行人奇案.....	1208
苏塞克斯吸血鬼奇案.....	1223
三个加里德布奇案.....	1237
显贵主顾奇案(上).....	1250
显贵主顾奇案(下).....	1262
三角墙山庄奇案.....	1271
士兵变白奇案.....	1285
狮鬃毛奇案.....	1300
退休颜料商奇案.....	1314
戴面纱房客奇案.....	1326
肖斯库姆古屋奇案.....	1335



马斯格雷夫仪式书奇案

我的朋友夏洛克·福尔摩斯的生活没有规律常常到了使我感到震惊的程度。虽然他的思维方法比任何人都要清晰，都要有条理，虽然他着装相当整洁，可是他的个人生活习惯却十分反常，谁和他同住都会叫苦不迭。我并不是说我自己在这方面是多么有规律。我生性自由散漫，加上在阿富汗工作时过的那种动荡的生活，已使我与一个循规蹈矩的医生相去甚远了。但我还多少有所节制。比起有人把烟卷放在煤斗里，把烟叶放在波斯拖鞋上面，把一些尚未回复的信件用一把大尖刀钉在木制壁炉台正中，我觉得自己已经相当不错了。更有甚者，我一贯认为，手枪射击无疑应当是一种在户外进行的活动，而福尔摩斯的一个最奇怪的嗜好就是坐在一把扶手椅中，用他那把手枪和一百匣子弹，以忠于维多利亚女王的爱国热情，将对面的墙壁打得弹痕累累，这令我深感不满，认为这样影响了我们室内的气氛和外观。

我们的屋子里总是到处塞满了化学药品和捉拿罪犯的各种物证，而这些东西经常会被放到它们不该放的地方，它们会突然在黄油盘里，甚至在更不该出现的地方出现。他的文件最让我头疼。他最怕销毁文件，特别是那些与他过去办过的案子有关的文件，但他却要过一两年才去集中整理一次文件。因为，正如我在这些零零星星的回忆录里曾经提到的那样，当他破案后名声大振时，他才有兴致整理文件。但随后又会变得懒散，在此期间，他每天不是拉小提琴就是看书，除了从沙发到饭桌外几乎很少走动。如此一来，月复一月，他的文件就会堆积如山，直到将屋里每个角落都堆满一捆捆的手稿，他也决不销毁，而且除了他自己，谁也不准乱动他的那些文件。

有一个冬夜，我们一起坐在炉旁，我大胆地向他建议道：既然他已经把文件的摘要抄进了他的备忘录，是否可以花点儿时间将房间整理一下，以便住得舒服一点儿。他无法拒绝我正当的要求，一脸不高兴地走进卧室，出来时身后拖着一只铁皮大箱子。他把箱子放在地板当中，他坐在大箱子前的小板凳上，打开箱盖。我看到箱子里有三分之一已经装满了用红带子绑成小捆的文件。

“华生，这里有的是案件。”福尔摩斯调侃地望着我说道，“我想，如果你知道了我这箱子里装的都是什么，那么你不但不会劝我把文件装进去，而且会希望我把文件翻出来。”

“这里装的都是你早期侦破案子的记载，是吧？”我问道，“我一直想对这些案件做些摘记哩。”

“是的，老伙计，这都是我成名前处理的案子。”福尔摩斯小心翼翼地取出一捆



这是一些古怪的收藏品

木匣，匣盖是滑动的，就像放儿童玩具的盒子。福尔摩斯从匣内取出一张皱巴巴的纸，一把古老的铜钥匙，一只缠着线球的木钉和三个生锈的金属圆片。

“喂，老伙计，你猜这些东西是什么？”福尔摩斯看着我脸上的表情，忍不住笑着问道。

“这是一些古怪的收藏品。”

“非常古怪，而和它们有关的故事，会使你感到更加古怪。”

物还有一段历史喽？”

“可以说它们本身就是历史啊。”

“这话什么意思呢？”

福尔摩斯将这些东西一件一件拿出来，沿着桌边摆好。然后，他又回到椅子上坐下满意地打量着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他说道，“都是马斯格雷夫仪式书一案留给我的纪念品。”

我不止一次听他提到过这件案子，但此案的详情我一直不知道。

“如果愿意将此案讲给我听，那我将非常高兴。”我说道。

“就让这些东西这样乱放在外面吗？”他调侃地大声说道，“华生，这就又要破坏你爱整洁的习惯啦。可是我很高兴你能将这个案子记入你的大事记中去，因为这个犯罪记录不仅在英国，而且我相信，在其他国家里也是很少见的。在我的破案记录中如果不记载这件离奇的案子，那这个记录将是不完整的。

“你可能还记得‘格洛里亚·斯科特’号三桅帆船事件以及我讲的那个不幸的人的遭遇吧，正是我和他的谈话，才第一次使我想到了我要以侦探作为我终身的职业。现在我已功成名就，无论是公众，还是警方都普遍把我当做疑难案件的最高上诉法院。甚至当你和我刚刚认识的时候，也就是我正办理被你记录为‘血字的研究’的案子时，虽然那时还没有到业务繁忙的地步，但已有不少委托人登门了。你很难了解我开始从事这项工作的困难有多大，我花了多长的时间才打开局面。



“我第一次来到伦敦就住在离大英博物馆拐角处不远的蒙塔格街，那时我将太多的空闲时间全部用来专心研究各门科学，以便使自己将来的破案工作更有成效。那时偶尔有人上门求我破案，主要都是我的一些老同学给我介绍的主顾。因为我在大学的最后几年，同学们对我和我的思维方法已经有所了解。我破的第三个案件就是马斯格雷夫仪式书案。正是我对它那一系列奇怪事件的浓厚兴趣，以及被事实证明的成功的重大突破，使我向今天的职业迈出了第一步。

“雷金纳德·马斯格雷夫和我曾在同一所学院读书，我和他来往不多。他在大学生中落落寡合，然而，我总觉得他表面的骄傲，实际上是力图掩盖他极其羞怯的天性。从外表上看，他是个具有典型贵族气派的人，身材消瘦，高鼻梁，大眼睛，举止温文尔雅。他确实是大英帝国一家最古老贵族的后裔，只是他的祖上是该家族中的次子的后裔，而且在16世纪的时候就从北方的马斯格雷夫家族中分了出来，定居在苏塞克斯西部，那里的赫尔斯通庄园也许是该地至今还有人居住的最古老的建筑了。在他身上好像总可以找到一些他出生地的痕迹，每当我看到他那苍白而敏感的脸或者是他的举止作派的时候，就不能不联想到那些中世纪古城堡的灰色的拱道和直棂的窗户以及种种古老遗迹。我曾经和他交谈过一两次，我还记得他曾经不止一次地表示他对我的观察和推理的方法极有兴趣。

“有四年时间我一直没有见到他了，一天早晨他突然来到了位于蒙塔格街的我的家中。他并没有多大的变化，穿戴得像一个时髦的年轻人——他本来就有点儿花花公子的气派，依然保持着他从前那种超凡脱俗的温文尔雅的风度。

“‘别来无恙吗？马斯格雷夫，’我们热情地握手以后，我问道。

“‘你大概已经听说我可怜的父亲去世的消息了吧，’马斯格雷夫说道，‘他是两年前离开人世的。从那时起我就不得不管理起赫尔斯通庄园了。由于我还是我们这个地区的议员，所以我的日子过得相当忙碌。福尔摩斯，我听说你现在正在实际生活中施展你那些曾经令我们惊叹不已的才华？’

“‘是的，’我说道，‘我在靠我这点儿小小的本领谋生哩。’

“‘听你这么说我很高兴，因为目前你的意见对我将极其宝贵。我们赫尔斯通最近发生了许多怪事，警察对此一筹莫展。真是些最不寻常和最不可思议的事情。’

“你可以想象，听他这么一说之后，我的心情有多么急切了，华生，几个月来



雷金纳德·马斯格雷夫



我在无所事事中苦苦等待的工作机会终于来了。我在内心深信我能办成别人办不成的事，现在我终于有机会一试身手了。

“‘愿闻其详，’我高声说道。

“雷金纳德·马斯格雷夫在我对面坐下，点燃了我递给他的香烟。

“‘你必须知道，’他说，‘我虽然是一个单身汉，但在赫尔斯通庄园我必须雇用相当多的仆人，因为那是一座偏僻的老庄园，人少了照料不过来。我也愿意留下他们，而且在猎野鸡的季节，我通常都要在我的宅子里举行家宴，人手不够怎么行。总共算来我有八个女仆，一个厨师，一个管家，两个男仆和一个小听差。此外还有园丁和马夫等等。管家布伦顿是在我家当差最久的仆人。我父亲当初雇他时，他是个小学教师，教书的工作对他不合适。但他精力充沛，很有个性，不久之后，我们全家人就都认为他是个难得的管家了。他是个发育很健全，长的很漂亮的男子，他的前额特别好看，他到我们家来已经有二十年了，但至今年龄还不满四十岁。他能说几国语言，几乎能演奏所有乐器，这样一个多才多艺的人居然甘愿寄人篱下，真是少有的事情。但在我看来，他对自己的现状相当满意，并不打算去改变它。凡是到赫尔斯通来拜访过我们的人都记得这位管家。

“‘可是他并不是个完美无暇的人。他有一点儿像唐璜¹，你可以想象得到，像他这样的人在偏僻的乡村里扮演这种风流角色是毫不费力的。

“‘他结婚时还没有这样的毛病，但自从他的妻子去世后，他就开始给我们惹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几个月以前，他与我们家的使女雷切尔·豪厄尔斯订了婚，我们本希望他能再一次收收心，谁料他却把雷切尔甩了，转而又与猎场看守的女儿珍妮特·特雷杰里斯好上了。雷切尔是一个很好的姑娘，但却不乏威尔士人那种好冲动的性格。她得了一场严重的脑膜炎，现在刚能在家里走动——或者确切地说是直到昨天才开始下床走路——她完全变了个人，简直就像是她过去的黑影。这是在赫尔斯通发生的第一出戏剧性事件。但紧接着发生的第二出戏剧性事件很快使我们把它忘在了脑后，那就是管家布伦顿干了有失体面的事情并被解雇了。

“‘我已经说过，管家是个聪明人，但也正是他的聪明把他害了，因为他的聪明使他对所有与他本人没有任何关系的事都想知道个究竟。我原本没有在意他这种好奇心会导致什么后果，直到发生了一件纯属意外的事情，才使我睁大了眼睛。

“‘我说过，我家是一座凌乱的老宅。上星期的一天晚上——更确切地说是上星期四晚上——由于我在晚餐后喝了一杯浓咖啡，所以睡不着觉，翻来覆去地一直到清早两点钟，我想反正睡不着，干脆起床点起蜡烛，打算去看我当时正在看的一本小说。由于这本书放在弹子房里，所以我便披上睡衣前去拿书。

“‘我必须下一截楼梯，然后经过通往书房和枪库的走廊才能到弹子房。我朝走

1 英国大诗人拜伦同名长诗的主人公，风流好色人物的代称。——译注

廊方向望去，看见书房的门敞开着，里面射出一道微弱的亮光，你可以想见我当时是多么惊奇。临睡前是我亲手熄了书房的灯，关上了书房的门。我自然首先想到是有贼。赫尔斯通老宅里的走廊墙壁上装饰着各种各样古代武器的战利品。我便从中顺手抽出一把战斧，然后，放下蜡烛，蹑手蹑脚地走过走廊，通过开着的门朝书房里窥视。



他猛地跳了起来

“‘呆在书房里的人原来是管家布伦顿。他穿着衣服坐在一把安乐椅里，膝上摊着一张像是地图的纸，手托着前额，正在沉思。我惊异得说不出话来，就呆在暗中注视着他。桌边放着一支小蜡烛发出的微弱烛光使我能看到他的衣服是穿得整整齐齐的，突然，我看到他从椅上站了起来，走到写字台跟前打开了抽屉的锁。他从中取出一份文件，又回到原来的座位，把文件放在蜡烛旁开始聚精会神地研究起来。看到他竟然若无其事地翻看我家的文件，我忍不住朝前走了一步，布伦顿抬头看见了我。他猛地跳了起来，脸吓得灰白，慌慌张张地把那份类似海图的文件塞进了怀里。

“‘哼！你就是这样报答我们对你的信任的吗！明天你就卷铺盖走吧。’我说道。

“‘布伦顿一言不发地垂着头从我身边走开了。蜡烛仍然在桌上，我借着烛光仔细看了一眼他从写字台里取出的文件究竟是什么。谁知道那文件根本就一点儿用也没有，只是一份叫‘马斯格雷夫仪式书’的古老仪式中问答词的抄本而已。这种仪式是我们家族的特有仪式。过去几世纪以来，凡是马斯格雷夫家族的人，一到成年就要举行这种仪式。这纯粹是我们家族内部的事，和我们家族的纹章图记一样，是家族的标志之一，除了考古学家会觉得有用，对别人毫无实际用处。’

“‘我们最好还是回头再谈那份文件的事吧，’我说道。

“‘如果你认为确有必要的话，’马斯格雷夫略有迟疑地答道，‘现在我就继续讲下去。我把布伦顿打开的抽屉重新锁好，刚准备离开，却惊奇地发现管家已经回来站在了我的面前。

“‘先生，马斯格雷夫先生，’他感情激动、声音嘶哑地高声喊道，‘我不能忍受这样的耻辱，先生。我虽身为仆人，但一生都很高傲，与其忍辱负重，不如去死。先生，我的命就攥在你的手里，的确如此，如果你逼人太甚的话。先生，如果因为今晚的这件事你再也不能留我，那么，看在上帝的份上，请允许我在一个月内离开，就像是我自己要走的那样。马斯格雷夫先生，我可以离开，但不能让你当着我所有熟人的面把我赶出去。’



“‘你还有脸提出这么多要求吗？布伦顿，’我说，‘你的行为无耻之极。不过，念你在我家这么多年了，我也不想让你当众丢丑。但一个月时间太长了。你自己在一星期之内随便找个什么理由离开吧。’”

“‘只给一个星期，先生？’他绝望地叫道：‘两个星期吧，至少也得给我两个星期吧！’”

“‘一个星期。’我重复道，‘我这样宽待你，你也该知足啦。’”

“‘他低垂着头，绝望地悄悄走开了。我吹熄了灯，回到了自己的房里。’”

“‘接下来的两天，布伦顿干活卖力，非常尽职。我也闭口不提发生的事，只看他如何挽回脸面。可是，到了第三天早晨，他没有象以往那样在早餐后到我面前来接受一天的工作安排。我离开餐厅时，碰巧遇到女仆雷切尔·豪厄尔斯。我告诉过你，这女仆最近刚大病初愈，她看上去仍然虚弱苍白，因此我劝她别干活，继续休息。’”

“‘你应当卧床休息，’我说，‘等身体好了再干活。’”

“‘她带着奇怪的表情望着我，使我开始怀疑她的脑子是不是出了毛病。’”

“‘我身子够结实的了，马斯格雷夫先生。’她说道。”

“‘这要听医生的，’我答道，‘你现在必须停止工作，你到楼下时，告诉布伦顿，我要找他。’”

“‘管家已经走了。’她说。”

“‘走了！到哪儿去了？’”

“‘他走了。没有任何人看见他。他不他的房间里。噢，是的，他走了——他走了！’雷切尔说着靠在墙上，发出一阵又一阵的尖声狂笑，这种突然的歇斯底里发作，把我吓得毛骨悚然，我急忙拉铃找人来帮忙。姑娘被人搀回房去，我一向她询问布伦顿的情况，她就尖叫着抽泣不停。看来布伦顿确实是走了。他的床昨夜没有人睡过，从他前夜回房以后，再没有人见到过他。也很难搞清楚他是怎样离开宅子的，因为早晨门窗都是闭着的。他的衣服、表，甚至钱，都在屋里——但是他常穿的那套黑衣服不见了。他的拖鞋也穿走了，靴子却留了下来。那么管家布伦顿夜里到哪里去了呢？他现在又怎么样了呢？”

“‘我们把整个宅子从地下室到阁楼都搜了个遍，仍然不见他的踪影。我说过这老宅如同迷宫一般，特别是那些从未修缮的厢房，现在实际上已无人居住。可是我们反复搜查了每个房间和地下室，仍然不见失踪者的蛛丝马迹。他留下他的所有财物空手而去的做法令我费解，再说他又能到什么地方去呢？我叫来了当地警察，但也没有用。前夜曾经下过雨，我们检查了宅子周围的草坪与小径，一无所获。就在一筹莫展之际，又出现了新的情况，它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

“‘雷切尔·豪厄尔斯这两天病得很重，忽儿神志不清，忽儿歇斯底里，我便雇了一个护士晚上照看她。在布伦顿失踪后的第三个夜晚，护士见病人睡得很安稳，’”

便在扶手椅上打起瞌睡来，次日一早醒来，发现病床上是空的，窗户是打开的，病人已不知去向。我被叫醒后就带着两个仆人立即出门寻找那个失踪的姑娘。由于她是翻窗出去的，根据她的脚印可以知道她的去向，所以毫不费力地穿过草坪，来到小池塘边，可是在通向园子的石子路附近脚印消失了。这个小池塘水有八英尺深，我们认为可怜的疯姑娘已投湖自尽，你可以想象我们当时的心情如何了。

“‘不用说，我们立即着手打捞并寻找遗物，但始终不见尸体的踪影，却出乎预料地捞出了一件东西。那是一个亚麻布口袋，里面装着锈迹斑斑的金属器皿和一些失去光泽的水晶和玻璃制品。除此之外一无所获。虽然昨天我们到处查找询问，却仍然没有找到雷切尔·豪厄尔斯和理查德·布伦顿的下落。地方警察局也爱莫能助，最后我只好来找你了。’

“华生，你想想。在听到这么一连串奇怪事件的时候我是多么的焦急，我极力找到它们之间的关系，并找出把它们连在一起的共同主线。

“管家失踪了。接着女仆也不见了。女仆曾经爱过管家，但后来又有理由怨恨管家。这姑娘是威尔士血统，性情急躁易动感情。管家失踪后，她的情绪就完全失去了控制。是她把装着乱七八糟东西的口袋投进池塘里的。这些因素都是我们需要考虑到的，但没有一个因素能真正揭示问题的核心。这一连串事件的起点是什么？现在有的只是一团乱麻般的尾巴。

“‘我必须看看那份文件，’我对马斯格雷夫说，‘就是你的管家宁愿丢掉差事的危险也要看一看的那份文件。’

“‘我们家族的仪式书是十分荒唐的。’马斯格雷夫回答道，‘不过它毕竟是古人留下的，情有可原。如果你想看看，我这里有仪式书问答词的抄本。’

“华生，马斯格雷夫当时给我的文件就是我现在拿着的这份文件，它是马斯格雷夫家族中每个成年人都必须遵从的奇怪教义。我把答词的原文读给你听听：

“‘它属于谁？’

“‘它属于已经离去者。’

“‘谁将拥有它？’

“‘即将到来者。’

“‘太阳在何处？’

“‘橡树之上。’

“‘阴影在何处？’

“‘榆树之下。’

“‘如何丈量法？’

“‘向北十步加十步，向东五步加五步，向南两步加两步，向西一步加一步，此地之下是也。’



“‘我们以何物换取它？’

“‘我们的一切。’

“‘我们为何该给予呢？’

“‘为了守信。’

“‘原件没有留下日期，但是，用的是17世纪中叶的书法。’马斯格雷夫说道，‘不过，恐怕这对你解决疑案帮助不会太大吧。’

“‘至少，’我说道，‘它给了我们另外一个难解之谜，而且比第一个谜更有趣味。很可能解开一个谜，另一个也就迎刃而解了。恕我直言，马斯格雷夫，据我看来，你的管家似乎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并且比你们家十代主人的头脑都要清楚得多。’

“‘我很难理解你的意思，’马斯格雷夫说道，‘我觉得这份文件好像没有什么用处。’

“‘但我却觉得它太有用了，我估计布伦顿也是这样看的。他可能在被你当场抓住那晚之前早已看过这份文件了。’

“‘很可能。我们也没有特意把这份文件藏起来呀。’

“‘我估计他最后这一次只是要再次牢记一遍问答词的内容罢了。我认为他正用各种地图和草图和问答词进行对照，当你出现时，他就慌忙地塞进了衣袋。’

“‘正是这样。不过他和我们家族的这种古老习惯有什么相干呢？而这段冗长的对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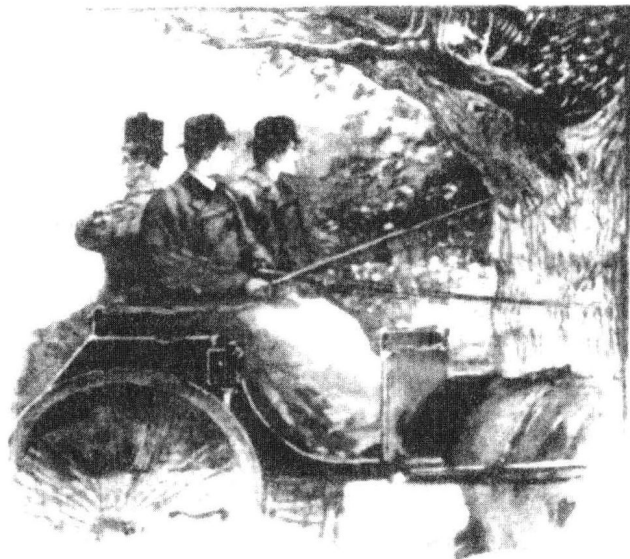
“‘我看要把这个弄明白并不是件很困难的事情，’我说道，‘只要你愿意，我们可以坐头班车去苏塞克斯，到现场去实地调查一下。’

“我们两个当天下午就到了赫尔斯通。你多半已经见过那座著名的古老建筑物的照片和有关它的描述，那是一座L形的建筑物。短的一排房是古代遗留下来的，长的一排则是后来扩建的，所以比较新。在老房子中部的低矮笨重的门楣上，刻着1607年的字样。不过专家们一致认为，那屋梁和石头构件实际上还要古老得多。由于老房子的墙壁又高又厚，窗户也很小，所以这家人在上一世纪就盖了那一排新房。现在老房只用做库房和酒窖，不再住人。房子周围是茂密的古树，形成一个幽雅的小花园，我的委托人曾提到过的那个小池塘就紧挨着林荫路，离房屋的距离大概有两百码左右。

“华生，我已经断定这三个谜团并不是孤立的，它们是一个谜，只要我能正确地理解‘马斯格雷夫仪式书’的含义，就能抓住查明与管家布伦顿和女仆豪厄尔斯有关的事实真相的线索。于是我集中精力攻破这个谜。为什么那个管家那样急于掌握古老仪式书的那些语句？显然是因为他看出了被这个家族历代的掌门人所忽略了奥妙，而他希望能从中牟利。那么，那里面究竟有什么奥秘呢？它对管家的命运又有什么影响呢？

“我把仪式的问答词读了一遍，便觉得心中有数了，其中提到的丈量方法无疑是

指找到问答词中某些语句暗示的某个地点的方法，只要找到了这个地点，就能揭穿马斯格雷夫的先人用这种奇妙方式留给后代的秘密。这里面提到了两个着手的地点：一棵橡树和一棵榆树。要找到橡树完全不成问题，就在房屋的正前方，车道的左侧，橡树林中有一棵最古老的，我还没有见过那么高大的树哩。



这棵橡树有二十三英尺粗哩

“‘起草你家仪式书文件的时候这棵橡树就在了吗？’当我们驾车经过橡树时，我问道。

“‘这棵树很可能在诺曼人¹征服英国时就在长这里了，’马斯格雷夫答道，‘这棵橡树有二十三英尺粗哩。’

“我要找的地点就这样确定了。

“‘你们家有老榆树吗？’我问道。

“‘从前在那边有一棵很古老的榆树，十年前遭到雷击。我们把树干锯掉了。’

“‘你能指出那棵榆树的位置吗？’

“‘哦，当然啦。’

“‘没有别的榆树了吗？’

“‘老榆树只有那棵，不过新榆树还有不少。’

“‘我想看看那棵老榆树。’

“我们乘坐马车到那里后，没有进屋，委托人直接把我带到草坪的一个低洼处指出了那棵榆树生长的地方。它几乎就在橡树和房屋的中间。我的调查看来已经有了进展。

“‘我想你不记得过去这棵榆树有多高了吧？’我问道。

“‘我可以立即告诉你，树高六十四英尺。’

“‘你怎么知道的呢？’我吃惊地问道。

“‘以前我的老家庭教师经常教我做三角练习，通常教我如何测量物体的高度。我还是个孩子时就测算过庄园里的每棵树和每幢建筑物的高度。’

“这真是意外的收获。没想到这些数据能得来全不费工夫。

1 Norman: 北欧维金人的一支，曾派出远征军征服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以及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并向这些地区移民拓殖。——译注